



雪

作明錦黎

電

黎錦明作 (一九三三)



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付印  
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出版

電：實價七角

★★★  
★ 版 權  
★ 所 有  
★  
★★★

著 作 者  
黎 錦 明

印 刷 者  
光 華 書 局

出 版 者  
光 華 書 局

上海四馬路

總發行所  
光華書局

## 目次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小黃的末日 | 一  |
| 船夫丁福  | 一三 |
| 早魁    | 二三 |
| 雹     | 三一 |
| 鄉途    | 四五 |
| 會館裏   | 五七 |
| 一場試驗  | 六七 |
| 今昔    | 七五 |
| 茶會    | 九九 |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復仇     | 一一九 |
| 不速之客   | 一三五 |
| 唐寡婦    | 一五三 |
| 毒      | 一六五 |
| 馮九先生的穀 | 一七七 |
| 柿皮     | 一九五 |
| 鄉旅夜話   | 二〇一 |

## 小黃的末日

咯嗒咯嗒……這是千百條皮革在鐵桿上轉動的聲響……的搭的搭的搭……這是機杼和紗絡一種相磨擦的單調嘈音。

偶然在這擴大長時的聲息裏，也可聽到一兩處人聲，但只如一片枯葉投在巨濤中的那麼微弱……

在那內部如非洲大森林裏的三四個工場盡頭，有排列着的兩座直入雲腳的煙鹵，莽的濃煙由煙鹵口奔出，如出岫的烏雲，把全部工廠罩住好像烏雲籠住了深山的黑夜。四圍都有手植的楊和槐，它們是何等的高大啊，然而不過雜在巨巖間的一株小草罷了。蒼天是何等的茫茫啊，白雲是何等的玲瓏啊，然而不過一張小小的圖畫罷了。

煙鹵底下是一列粗笨得和礮台似的石屋，好像經過許多年數了，牆壁上蒙住一層烏

黑的煤灰，烏黑得簡直成了一所礦山。空地上都積滿了煤塊，許多尼格羅人正在紛紜的工  
作著……

石屋內部擠滿了工人。死呆的動作，單調的呼聲佔滿這牢獄相像的地境，和別一個世界傳來機杼的嘈音相答。內部十分的昏暗，雜亂……人們和什物都圍聚在一座大鐵爐的四周，撲人的灼熱薰炙着它們的皮層，都炯炯的生着閃眼的陰暗的光輝，好像都扳出冷酷的面孔——這種神祕的魔力壓伏了一切的靈性！

噹哪一聲，爐門擺開了，三四個赤膊的人牽引着一筐煤奔上去將臂膊一饜，煤塊一齊攢入爐心。火花斗然畢畢剝剝的擁出爐來，映在他們漬滿汗汁的肉膊上，只見罩著死灰色裏的一層紅光。

「小黃該你去通一通罷！」一個微微喘息著的人對那個乾瘦的小童子說，一壁不住引著那條油漬似的汗巾在胸上亂拭。

小黃提起精神使勁的扛起那條長光鐵桿，往爐火中插了幾插。他的精力枯竭了，深深



陷進顛骨的腮肉上，呈出一部殷紅；他只不住的喘息，幾根脇骨排成的胸膈和臨死者相似的起伏着，幾道汗泉汨汨的由上部流下來，將那條破舊的短袴浸濕，起了蒸發作用了。

當火爐作再次添煤時，他坐在靜臥着的鐵磴上無力掙扎了。他原來是羸弱，有長期不曾得到食品了。他的腹部陷了進去彷彿和背脊粘成一塊。焦黃的兩臂只不時發着煙澤，正像兩條枯木似的引動，饑餓的蛀蠹正在吸啜他的血液……肌肉……精神……骨髓……一切的勢力無情的迫着他到死的國走去……

「小黃，你倒知道享福，快來！」夥計們又連連的催促他。

他連回答的聲息也沒有了。勉強從手掌裏抬起臉來，兩顆死灰色的眼珠翻動一下，好像算珠那麼呆木的被抓動了一次，牽動他唇部的筋肉也要費去無窮氣力；一絲纖弱的氣息從喉下吐出來，直如吐出他全部的生命。他說：「我實在站不起了，待我休息一會罷！」

「什麼——！」夥計們中一個壯健的名王傑的帶怒叱着說，只以為他有心偷懶。

「……老實告訴你，我今天還莫有喫一點東西！」他改腔的說，做手勢表示他的飢餓，



疲勞，困苦，絕沒有一點懈怠。顏色顯在他的面容上。

「莫有吃東西，那個叫你不喫？」王傑還是忿忿然，也賭氣預備休息下來。

「理他幹什麼！」較老的阿菊排解說，悄悄的，暗地往斜角窗口對面指給他們那秘密。登時七八個火夫們都回過臉去。「待他一來，」阿菊說，「我們倒喫不著什麼虧。看他怎樣！」

憐恤小黃的，回轉臉用警語勸告他。然而他不能容納好意，不是拒絕，只是疲憊制住他的一身。他們好奇的還在窺探窗外對面工場的情景。啊，他們都楞住了，好像是愕異，也是憤怒，也是悲傷罷！

那是一所檢絲的女工場，和大電機房相隔不遠，隔這鍋爐處也只二十碼之遙，可以一眼望到。勞苦的火夫，有時間斷休息時望望她們——這樣異性的吸引，觀望時也可以安慰他們些兒靈魂的枯燥。他們在那裏可以得到許多談話的資料，有時憤慨了，——常時憤嫉那凶暴的監場，因為監場處於尊位，可以任意調戲她們。

這回監工又施出那狡猾手段了。他是一個肥碩的日本人能說幾句單調的中國話；他的聲音一聽就令人憎恨，「你們支那人喜歡偷懶，豬狗也不如！」這樣刻薄話常縈繞他們的耳邊。監工的狀貌尤其令人生畏：濃眉凶眼，一道烏黑的連腮短髭，正正配上了那副橘皮臉。女人看見他了，一定疑他是人間的惡魔呢：第一是他的笑容——可以表示他全部心襟的奸猾，第二是那毛茸茸的胸膛和毛茸茸的腿，第三是半露在跨間那個粗巨的生殖器。他以爲他那一列在指上的金約指可以誘動她們，那條竹節鞭可以表示他的威嚴可敬——然而這都是他的妄想，只惹得人們一體的憎惡，悚懼……

這兇惡的監工還以爲他有經驗，對待工人們已達到十二分的仁慈——他想他的仁慈就是他那不自知醜的微笑；他又想他的仁慈包含了嚴厲帶笑的扑責，卑鄙的嘲罵……他以爲這是裏剛外柔的唯一手段。

「噲！這裏又斷兩三根，怎麼這樣不留心！」這監工又在一個女工面前找出了一點瑕疵挑撥的說，滿臉狡猾的驚鷲般的笑着。

那女工突的震驚了一下，因為她想這實是一件意外的遭遇，她即刻畏縮的將身移近機邊，兩腳靠得緊緊的，彷彿覺得那監工威脅的勢力將她壓迫得無立足地了。

「接上罷！」那監工命令着，站在一旁不動。

她不得不急忙停下機的轉動，小心的伸手去接。一不留神，腋下忽然插進一隻紫紅色的巨靈，狠狠的在她的乳房上捏了一下。她尖澀的叫了一聲。忙收回臂來，死死的護住她的胸部。

「什麼！叫什麼？」這監工倒反盤詰起來，將臉湊近去。偶有一兩女伴驚訝的回頭，但即刻畏縮的又回轉去了。她只是收縮，退步，然而她決不能離開，只能讓他侮辱了。

「混蛋！」監工失意的罵了一聲，蹣跚着木屐揚長離去了；這樣的拒絕足以引起他的暴怒，手中的竹鞭搖得唔唔的亂叫起來。

「站進去些！」他接着在旁的一個女工的腰上搨了一下。於是站在以下的女工們一齊萎縮的靠近去，似乎覺得巨魔立將攫取她們的靈魂了……

——這一幅工場裏不平的印象，深深的映在這幾個在窺探的火夫腦裏。他們都呆住了，兀自切齒的咒罵。除開這可憐半死的小黃，他們的生命全都衝動了；設計怎樣對待這監工，同時聯想到他從前對於己身的不幸。

「來啦來啦！」阿菊敏捷的悄聲報告着，急忙操起煤鏟來；他們都悚懼的一齊動作，但是有兩個人却矗立不動，不平的憤怒，充溢於他二人的顏色。

「混蛋！瞧瞧鞭子！」監工的暴聲已由織工場轉入軍機場了。接着很響的一聲辟拍，——鞭子着在背部的聲音。

「喂，你這兩人幹什麼？」木屐的響聲轉到火爐旁來了，那龐大的身影斗的現出來，馬上就瞧見這兀立不動的兩人。這兩人互相望了一眼，正待動作，一壁只得敷衍答道：「休息休息不行嗎？」

「你們休息多久？不來管你們你們就休息一個整天嗎？」阿菊，他們偷了多久時的懶？」監工斗然莊嚴了，叉着手和聲的對那馴順的阿菊詰問。

「剛纔就站了一站。」狡獪的柯菊兩面周旋說，露出那媚上的笑貌來，「他們倆都累傷了，嘻嘻……嘻嘻……」

「唔唔，只是電機老接濟不來，你們不多添火料怎麼行呢？你們要知道呀，你們的工錢領得足，休息的時候比別人要少！你們老這般偷懶，保不住我會扣工資的咧！……你這兩人趕緊動手罷！」監工冷酷的說着，然這兩人還是露出不如意和些兒憤嫉的面色。在這時，監工斗然變成和藹的笑貌了。對兩人中一個溫和的拍了拍肩，畢竟催促這人愉適的動作了。

「辟拍！」那還在兀立不動的一個冷不提防在腳踝拐上猛烈的着了一鞭，他的兩腿立時一彈，灣下腰去。

「打人麼？！」那被擊的心頭火正待發作了，而監工又立時對他溫慰起來。他只得跛着一脚，勉力從事工作，一股怒氣蘊藏在他被欺哄的束縛裏，好像一個被籠的獺犬。

「噲！怎麼這小子倒在這裏睡起覺來啦！」監工忽又瞥見蜷縮在壁根的鐵磴上的小黃。他已昏昏入睡鄉了。他目前的情景一絲不覺得，監工的怒叱也不會聽到，就是監工的脚步

踏在望腦袋上亂揉也不會覺得！

「死了麼？我倒不信！」

他那僅僅幾根肋骨的腰上被忍心的監工使勁打了一鞭，嘩喇一聲，好像一根肋骨摧折了。小黃忽的蹣跚起身，圓睜着那雙死灰色的腫子，兩手護住腰部，只一聲慘叫。

「活該……」王傑在旁悄聲抱怨的說。他們都感動了，但只能干預，回頭望一兩眸子罷。

「嘻嘻，你到安心睡覺！你這小子，你曉得你的身份麼？倒煤渣的還不如，他們還每天有六分錢工錢，你呢？你鬧到這樣地步，自己還不謹慎點，多出點死力，老是這般……」監工癡笑的斥責，又在小黃脚桿上打了一鞭。他連忙蹲下去。

「唉，爺爺，看我的面子，饒他這一遭罷！」阿菊嘻嘻的說，替小黃求情。

監工對小黃又起兩手矗立着，呆呆的瞧定他。小黃一身似乎完全麻木了，除開從兩眼放出來兩道恐怖視線，他的右手擠住腰下左手摸着脚桿，如火灼似的慘痛一陣陣咬嚙。

他的神經，毒整他的心口。

「……這一次饒你罷！暫只罰你作一個夜工，從六點起到十二點止，替我守爐火。這六點鐘工作完了，再放你出去。」監工臨行時說着，還狠狠的拂了幾拂竹鞭，表示他的決絕。

小黃默無一語，只微俸他現在的災難免除了。

夜晚的黑色天幕罩着大地空間，月光，星光，燈光夾雜的閃耀着，照遍這灰色的工廠。兩座煙囪似乎靜默了，彷彿是兩個夜神在監視這變幻了的世界。

遠處懶懶的鐘聲傳來，在這廣漠的空中激盪。人們的酣夢啊，把這陰霾無生氣，充滿了悲慘的罪藪忘却了，只剩這整日不曾休息，整日不曾得一口食物的小黃在那死寂的火爐邊工作。那似憤激的鐘鳴，那爐中安息的兩點火花的清響……

啊，可怖呀，黑的煤山正似攫人的巨獸，發着黯光的靜默的什物都呈出那蒼老，呆版的鐵面孔，一齊對着看守他，猶視他。他似乎有些恐怖了，微俸睡魔護住他的一身，將他的靈魂



向睡鄉引導去，然而這何曾不也是引導他到死神面前去？漸漸的，漸漸的他的工作弛緩下來，鐵鏟在他手中由徐動而靜止，由靜止而安祥的臥在地下了。他正像迷惑的小羊了，昏昏沉沉蜷伏下去……

地心吸力有時將什物的原位變更一下，如機輪偶然一動，如屋脊梁偶然畢剝一聲，好像夜半秋墳的草動，古廟停柩的棺蓋響聲——足以引起人們全部神靈的悚動的。只是他已酣睡了。晚風一陣陣吹來，蕭蕭的白楊正在私語，如不平，如怨訴，如憤怒——足以引起人們的反悔，回溯，悲哀來。只是他已酣睡了。

一陣拖履聲由遠處傳來……打破深夜的岑寂。

忽的門口閃進一道燈光，接着一個龐大的人影——那監工睡眼朦朧的——直撞進來，左手裏擎着一盞加倍光的牛角燈，右手還是那條竹鞭——和蛇也似的竹鞭。

「該死的癩狗……我早就料到，來來來，這回可要制服你了！監工的兩眼當映進正在酣睡的小黃之後突然一把睜起來，兩道凶光從內部竄出。他的兩手只如發狂的戰抖，好

似要茹飲人的膏血了；他的牙關緊緊的咬住，如惡獸攫得一個人類的模樣……

嗶喇一響，一鞭正中小黃的肩坎上，他慘叫一聲，正待描扎起來，第二鞭又正中他的頂門。他完全清醒了，似乎完全清醒了，但口嚙不能作聲，恐怖和逃生的兩種渺小的本能在維持他這一剎那的生命。

「救命救命啊……」他的喉裏不禁慘呼了出來。

只是那監工暴怒得直如發獊的牛，丟下竹鞭，操起那根通火的鐵槓，辟拍他的脇上，如折斷一條枯枝似的一響。接着他微弱的哀號了一聲，便直挺挺的躺下……

鐘聲還不時斷續的響着，蕭蕭的白楊還在私訴……月光斗然由明哲的空中竄進雲縫，只剩幾點揚眉擠眼的小星在微弱無力地繼續它們的生命……

大地上什麼都沉默了。